



俄罗斯敦促西方结束欧洲的冷战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¹

编者按：自2013年年底以来，乌克兰局势动荡不定，一波三折。俄罗斯与美欧围绕乌克兰展开的地缘政治博弈仍在继续。对此，俄资深外交政策专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撰文指出，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之所以破裂，是因为后者始终不愿结束冷战，一心扩张势力范围，而俄罗斯的目标，就是阻止西方继续扩张。同时，卡拉加诺夫认为，在俄罗斯尚未成为有足够吸引力的大国之前，同乌克兰实现联合是不现实的。俄罗斯尚未决定是否走上反西方的道路，当务之急是推进国内改革。他在文中对俄罗斯政策的解读和对世界格局的展望值得参考，特予以摘译推荐。

在有关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破裂的讨论中，克里米亚入俄、乌克兰的未来以及对俄制裁被视为核心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说到底仍是次要的。问题的根源在于莫斯科决心改变西方在过去25年中强加给它的规则。俄罗斯不能也不愿受制于西方模式，因此不再寻求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¹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y Karaganov）是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理事会荣誉理事长、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和政治系主任，原文发表于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网站，<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Time-to-End-the-Cold-War-in-Europe-16599>。此为中文摘译版。

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俄罗斯总是站在风口浪尖，代表所有非西方国家挑战冷战后的国际秩序。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破裂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共产主义的终结以及西方在经济和道义上的得势掩盖了潜在的危机。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是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 25 年中始终拒绝在实质上和法律上结束冷战。在这段时间里，西方一直寻求通过北约和欧盟在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扩大势力范围。

西方完全不理睬俄罗斯的利益和反对意见，把俄罗斯当成一个被打败的国家。但我们并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一个温和版的《凡尔赛条约》被强加给这个国家。虽然俄罗斯并没有像一战后的德国那样面临直接的领土吞并或正式的赔款，但是它被直截了当地要求在这个世界上扮演一个恭顺的角色。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在一个其利益和尊严受到过践踏的大国产生一种魏玛综合症。

让俄罗斯的政治阶层感到特别愤怒的是西方一贯的欺骗、伪善和食言。西方官员一面声称势力范围的概念已经过时，一面稳步扩大自己“不存在”的势力范围。我知道，西方有很多人相信或者希望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但在适用另一套规则的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方，这个明显的矛盾只能引起嘲笑和不信任。

莫斯科一度建议西方通过吸纳俄罗斯建立全欧洲的组织。叶利钦曾提出俄罗斯加入北约。普京在其上任之初也提出从根本上加强与欧盟的关系，但无济于事。

从叶利钦到梅德韦杰夫，俄罗斯一直提议签订一个新的欧洲安全条约，或者创造一个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涵盖人、经济和能源的共同空间——一个欧洲的联合（Union of Europe）或大欧洲（Greater Europe）——然而这些提议均被驳回了。

这样的安排本可以界定一个新的现状，结束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但欧盟却不得不假装有兴趣扩大到乌克兰，以便向其成员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证明自己仍然有吸引力并能发展下去。

在欧盟向乌克兰扩张的背后还有更不高尚的动机。一些欧洲人以及支持他们的力量（这里不提及具体的名字或国家以避嫌）想刁难莫斯科，以此为他们过去的失败复仇，并把俄罗斯拉入危机之中。他们想要耗尽俄罗斯在外交上的政治资本。但俄罗斯一直拥有巧妙的外交技巧和政治意志，这使它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比其经济实力更大的作用。

冷战的胜利者们感到被冒犯了，因为莫斯科公然反对西方价值观。这个直到最近还谦卑地请求施舍和指导的国家竟然又狂妄起来。他们想要让俄罗斯有点自知之明。

西方还希望使俄罗斯的欧亚联盟计划受挫。这一计划包括：使用完全不具威胁性的关税同盟以及后来的欧亚经济联盟，在一个新的、主要是经济上的联盟中恢复大部分的前沙俄或前苏联帝国，借此在一个正分割成集团的全球经济中提高俄罗斯及其伙伴的竞争力。根据这种解释，俄罗斯所寻求的是缓解困扰俄罗斯精英和整个国家的魏玛综合症，这种症状由于西方的政策而不断加剧。

俄罗斯的政治家和专家曾警告说，把乌克兰拉入西方势力范围（以及即将到来的成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景）只会在乌克兰造成困境和人员伤亡，特别是俄罗斯对此必然坚决抵制。但西方对俄罗斯的警告置若罔闻，一心想保持多年来的扩张势头，哪怕这意味着在另一场地缘政治斗争中把乌克兰人当作炮灰。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破裂的原因还有：尚未解决的后冷战世界的秩序，以及欧洲心脏地区存在的领土纠纷——主要在乌克兰，也在摩尔多瓦和南高加索国家。这些伤口极易受到感染。

俄罗斯一直认为，乌克兰——即便是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是其历史空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俄罗斯国家和俄罗斯文化的摇篮。有相当数量的乌克兰人也深感与俄罗斯有着历史关联。

在苏联解体后的 20 多年中，乌克兰并没有形成致力于国家发展的稳定的精英阶层。低效的官僚机构、腐败、分裂且不爱国的精英，以及日益减少的人口和衰退的人力资本，这一切都导致乌克兰渐渐衰弱，无力促进国家发展，甚至无力

捍卫它期待已久的主权。大多数乌克兰人受够了盗窃、腐败、贫困和绝望。所以，当欧洲带着联合的空头支票到来，而俄罗斯的模式和发展水平又没有什么吸引力的时候，乌克兰人都希望相信欧洲会兑现其承诺。

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和他的所有前任耍了相同的把戏——把“亲俄”和“亲欧洲”作为筹码换取俄欧双方更多的施舍。这一次，俄罗斯更加慷慨，所以他就抛开了欧盟。受到羞辱的、愤怒的乌克兰人来到了广场上。准备充分的武装分子混了进去。剩下的便成了历史。这场政治危机以大屠杀告终。乌克兰变得更不可控，其经济在加速崩溃。

围绕乌克兰的更大范围的冲突之所以如此激烈和喧嚣，是因为所有参与者都身处困境之中。欧盟在目前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框架下，无法克服欧元的深刻危机。困扰美国的危机虽然在性质上不同，但同样严峻。俄罗斯则在 6 年恢复期之后没能制定出国家发展的战略或理念。

无论自己是否意识到，各方似乎都急于找到一个外部敌人，或者说某种煽动危机的外部势力。2012 到 2013 年间，西方的宣传受到过去 20 年痛苦经历的影响，变得越来越负面并且无所不包。它在索契奥运会时达到了狂热的顶峰，在许多高级观察员中创造了一种清晰的印象，那就是西方正在转向新一轮的威慑并回到冷战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认为它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这也许证明了俄罗斯在面对外部威胁时的传统特质。

我希望并猜想莫斯科的目标将超越与克里米亚以及其他暂时支持基辅当局合法性的地区的统一——无论这多么鼓舞人心。俄罗斯的主要目标是结束西方事实上一直在进行的、尚未结束的冷战。最好的前景将包括达成一个有利的和平条约，至少要让西方单方面地向莫斯科认为对其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扩张势力范围变得不可能或代价过高。

如果可能的话，莫斯科希望维持一个团结的、联邦制的乌克兰（但不包括克里米亚）。只有这样的安排才能在有着语言、文化和经济差异的情况下维持国家形式上的完整性，但是作为一个成熟国家的乌克兰将成为一个遥远的历史记忆。

乌克兰的瓦解，特别是通过武力，对所有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其他欧洲人构成巨大的风险和代价。乌克兰拥有 15 个主要政权单位，还有许多危险的生产设施和一些陈旧、脆弱的重要基础设施。

一些俄罗斯精英的最高目标也许是以某种方式与更大部分的乌克兰重新联合。但我觉得，在俄罗斯变成一个富有、高效、有着大多数乌克兰人都想加入的吸引力的国家之前，这样的目标是不切实际而且代价高昂的。目前看来，拥有克里米亚，见证冷战在欧洲的结束，并最终在国内启动新一轮的改革已经足够。这些改革包括：对中小企业放宽条件，独立法院保护私有财产，打击腐败，投资青少年和教育，以及提升人力资本。这些改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这是利用俄罗斯领导层新近从克里米亚获得的合法性、以及对抗“西方敌对势力”的最好方式。

只要西方和俄罗斯继续相互侮辱和威胁，我梦想中的能够结束冷战、把欧洲的软实力和技术与俄罗斯的资源、政治意志与硬实力相融合的欧洲的联合，将仅仅停留在理想的层次上。俄罗斯与欧洲的一体化，将创造一个中国和美国之外的世界第三支柱，这对俄罗斯和欧盟有利，也对世界有利。

乌克兰的动乱将会使每个人都清醒。俄罗斯在可预见的未来已经放弃了加入西方的任何希望。但它还没有决定是否走上一条反西方或反欧洲的道路。

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利用 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机来推动改革的机会。希望我们能够利用当前爱国主义情感的高涨和领导人的受欢迎，避免再次像《伊索寓言》中大山生老鼠那样虎头蛇尾，事倍功半。²

（郭彩琛译，归泳涛校）

² 译者注：源于古希腊寓言作家伊索的寓言《大山临盆》。一座大山因受到剧烈震动而不停地呻吟，很多人跑过去观看，忐忑不安地等着结果，以为将要降临一场可怕的灾难。没想到，最后从大山里跑出来的竟是一只小小的老鼠。其含义近似“雷声大雨点小”或“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比喻话说得很有气势，实际上本领却很小。